



# 柬埔寨古代扶南佛教考

淨海

(佛曆六世紀頃—1094年；公元一世紀頃—550年)

扶南(Funan)一名的起源，首見中國正史「三國志」卷六十之呂岱傳。呂岱在公元三世紀上葉孫權時(222—252)爲交、廣刺史，曾「遣從事南宣國化，暨徼外扶南、林邑、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。」①呂岱所遣派的使者，爲從事朱應及中郎康泰二人。三國志雖未著錄二人之名，然梁書卷五四有記此事說：「及吳孫權時，遣宣化從事朱應、中郎康泰通焉。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，因立記傳。」②同書卷五四中天竺傳又說：「其時，吳遣中郎康泰使扶南。」依呂岱傳中所記，孫權於黃龍三年(231)召呂岱還，可證遣使之事，應在此前③。

扶南的名稱，雖於三世紀上葉初見中國正史，然依中國史籍及柬埔寨出土碑銘整理考訂，知扶南之建國，最晚不過一世紀④。至公元三世紀時才與中國有外交關係。建國之後，到了第三世紀至第六世紀中葉(從後漢末至南北朝終)，是爲南海中稱霸的強大王國。

扶南是一音譯國名，出於柬埔寨語之Phnom，意爲「山」，經轉音讀爲Funan，中譯扶南⑤。根據印度及東南亞古代傳統，非常崇拜山嶽，所有宗教建築聖地，都是在高山上，以示不同凡下。這種傳統，也使很多國王，都加以「山嶺之王」(King's of Mountains)的尊稱。扶南Funan即是「山都」之義，以山爲國號⑥。

關於扶南建國，晉書卷九七「扶南傳」記：「扶南西去林邑(Lin-I—即占婆Campa)三千餘里，在大海中(按指暹羅灣)，其境廣袤三千里，有城邑宮室。人皆醜黑，拳髮裸身，跣行，性質直，不爲寇盜。以耕種爲務，一歲種，三歲穫。又好雕文刻

縷……文字有類於胡(胡指西域)；喪葬婚姻畧同林邑。其王本是女子，字葉柳⑦；時有外國人混潰⑧者，先事神，夢神賜之弓，又教載舶入海，混潰且詣神祠，得弓，遂隨賈人泛海至扶南外邑。葉柳率衆禦之，混潰舉弓，葉柳懼，遂降之，於是混潰納以爲妻，而據其國。」

梁書卷五四扶南傳記：「扶南國俗本裸體，身披髮，不制衣裳。以女人爲王，號曰柳葉，年少壯健，有似男子。其南曰徼國，有事鬼神者，字混填……乘船入海，遂入扶南外邑，柳葉人衆見舶至，欲取之，混填即張弓射其舶，穿度一面，矢及侍者。柳葉大懼，舉衆降混填。混填乃教柳葉穿布貫頭，形不復露。遂治其國，納柳葉爲妻，生子分王七邑，其後王混盤况，以詐力間諸邑，令相疑阻，因舉兵攻併之，乃遣子孫中分治諸邑，號曰小王。盤况年九十餘乃死，立中子盤盤，以國事委其大將范蔓。盤盤三年死，國人共舉蔓爲王。蔓勇健有權畧，復以兵威攻伐傍國，咸服屬之，自號扶南大王。乃治作大船，窮漲海，攻屈都昆、九稚、典孫⑨等十餘國，開地五六千里。次當伐金隣國⑩，蔓遇疾，遣太子金生代行。蔓姊子旃，時爲二千人將，因篡蔓自立，遣人詐金生而殺之。蔓死時有乳下兒名長，在民間，至年二十，乃結國中壯士襲殺旃。旃大將范尋又殺長而自立。更繕治國內……」

從晉書及梁書的記載，法國著名漢學家伯希和(Paul Pelliot)作「扶南考」⑪，推定混填至扶南時，最晚不會遲於公元一世紀。伯希和並斷定混填一名，即是梵文橋陳如(Kaundinya)的對音，此名出於印度婆羅門種姓。按公元一世紀前後，印度人已漸東移

，定居東南亞，其後東南亞各地便出現了一些印度化國家。混填（或僑陳如）至扶南爲王，確爲印度人統治及其文化影响最重要的中心。

扶南國早期的疆域，依考古學上所得證據，初於交趾支那（Cochin-China）的南端，以後移往湄公河三角洲地帶，遺址大部分散布於此；再後逐漸擴展到現在的柬埔寨和越南。梁書扶南傳說：「在日南郡之南，海西大灣中，去日南可七千里，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，城去海五百里，有大江廣十里，西北流東入於海。其國輪廣三千餘里，土地窪下而平博。」依學者考證，其中所說里程固不足據，而方位可取。海西大灣即指暹羅灣，大江應指瀾滄江下流的湄公河，自西北流，東南入海。依柬埔寨馬德望省（Battambang）一碑銘說，最早的都城梵名爲「毘耶馱補羅」（Yadhapura），意即「狩獵者之城」。新唐書卷二二二下扶南傳說：「治特牧城，俄爲眞臘所併，益南徙那弗那城。」特牧城經學者考證即毘耶馱補羅，大約在現在的波羅勉省（Prey Veng）巴南（Banan，古爲Ba Phnom）附近。最後的都城那弗那城，梵文爲「新城」（Navanagana）之義，在今安哥波利（Ankor Borei，可能爲梵語 Nagara-puri 的音訛）。不過關於古代扶南的位置及都城所在，學者比定有好幾種不同說法，至今尙難確定<sup>⑫</sup>。

上引晉書及梁書扶南傳，有外國人，或南有徼國人混填「事鬼神者」，夢神賜弓，詣神祠，可證知混填來自印度婆羅門種姓，爲婆羅門教徒。神祠即指婆羅門廟。但無法確定來自印度何地，可能爲南印度人。不過混填至扶南爲王，是爲印度人拓殖東南亞印度化最早發軔的萌芽時期。

公元初期以來，中印兩國交通和商業的聯繫，已經非常頻繁，東南亞介於兩國海上交通所經之地，深受中印兩大文化的薰染，印度移民直接帶給東南亞宗教文化，影响最爲深遠；而中國却只是通過使節往還，及經濟通商的交流，影响不能久遠。

在公元前，印度與東南亞已有緊密的商業聯繫，印度人對東南亞區域就具備了認識<sup>⑬</sup>。錫蘭大史記載，公元前三世紀，阿育王派遣傳教師中，就有蘇那（Sona）及鬱多羅（Utara）兩位長老至

「金地」（Suvanabhūmi）傳教。公元後，印度移民開始大規模湧入東南亞，可歸納爲兩種原因：一、從事商業，因遠在紀元前，印度與地中海就建立了商業關係，印度人把東南亞出產的香料、黃金、寶石等，轉運到西方，賺取豐厚的財富。二、宣揚宗教，印度是一個宗教非常濃厚的國家，公元前一千多年雅利安人創立了婆羅門教；公元前六世紀又出現了佛教。在古代印度至東南亞的移民，其中有一部份是虔誠的僧侶和教徒，他們背井離鄉，拓殖異域，且具有不畏艱苦犧牲殉道的精神，熱忱宣揚宗教，所以印度文化乃能遍佈東南亞各國。印度的宗教隨移民傳入東南亞，先是婆羅門教，然後是佛教。

混填至扶南爲王，大約在公元一世紀下半葉，其繼承者諸王，傳至盤况年九十餘乃死，必爲二世紀時人；其後三年，有范蔓之爲王，約有半世紀之久；至朱應康泰使扶南時，已是三世紀上半葉，爲范旃或是范尋在位的年代。據梁書卷五四中天竺傳說：「吳時（222—280）扶南王范旃遣親人蘇物使其國。從扶南發，投拘利<sup>⑭</sup>口，循海大灣中，正西北入，歷海邊數國，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，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。天竺王驚曰：『海濱極遠，猶有此人。』即呼令觀視國內，乃差陳、宋二人以月支馬四匹報旃，遣物等還，積四年方至。其時吳遣中郎康泰使扶南，及見陳宋等，具問天竺土俗云云。」據學者依中國史籍推考，康泰等奉使扶南，不會遲於公元二二一年，經歷國家衆多，爲時甚久，得知范旃遣蘇物使天竺，及見陳宋於扶南，而問天竺土俗，約在二四五年。伯希和推范旃在位之年，介於二三〇至二四五年之間；范尋在位當不出二四〇至二八九年之間<sup>⑮</sup>。

自公元二八七至三五七年間，中國史籍缺乏記載扶南境內的情況，似乎會陷於多年混亂，詳情不明。關於宗教亦不得而知。但從當時東南亞其他國家片段記載佛教情形，以及出土碑銘推知，可猜想有佛教的存在。例如吳赤烏十年（247），康僧會從交趾（現在的東京）來華；他是康居人，他的父親因與交趾貿易，由印度而移住交趾。後來康僧會於交趾出家，學習三藏<sup>⑯</sup>。太平御覽卷七八七引康泰扶南土俗說：「扶南之西南有林陽國，去扶

南七千里，土地奉佛，有數千沙門，持戒六齋日，魚肉不得入國。林陽國位置，有人考爲緬甸勃朗 (Prome)，或緬甸中部；亦有人說或是現在泰國的邦德 (Pong Tuk) ⑮。在福康村 (Vocanh，今越南芽莊的地區) 出土古代林邑 (一九二二年建國) 的梵文碑銘 (一一〇〇—一二五〇頃)，爲佛教的文件，字體屬於南印度的一種，暗示室利摩羅 (Sri Mara) 是當時佛教的護法者，梵文爲宮庭公用語文。芽莊在一個時期是占婆的國土；但也有人認爲室利摩羅是扶南的隸屬者 ⑯。

扶南王名每冠以范姓，如范師蔓、范旃、范尋，學者考爲梵文跋摩 Varman 一字畧音，爲當時南印度若干統治者之王號，後亦爲東南亞若干王朝所採用。

扶南國開始全部印度化，是在公元四世紀末及五世紀初。公元三三七年，扶南王竺旃檀 (Candra Candana)，曾向中國奉表獻馴象。竺旃檀王或無嗣，歿年無可考。約公元四〇〇年前後，有另一位矯陳如 (Katindya) 之被迎立爲扶南王。梁書卷五四扶南傳說：「其後王憍陳如本天竺婆羅門也。有神語曰：『應王扶南』。矯陳如心悅，南至盤盤 (Pranpuri)。扶南人聞之，舉國欣載，迎而立焉。復改制度，用天竺法。」盤盤國是當時暹羅灣附近的印度化國家之一，矯陳如是來自印度的婆羅門，在盤盤宮庭中很有勢力，他可能利用自己的地位，到達扶南爲王，自此扶南愈加印度化了，且提倡信仰婆羅門教。

矯陳如的後裔，有持梨跋摩曾於公元四三四、四三五、四三八年，遣使向中國獻貢 ⑰。越南南圻發現一碑文記載說：求那跋摩 (Gunavarman) 王謹獻與印度神毗濕奴 (Vishnu) 印度教三大神之一的守護神 (之靈廟者。據考此求那跋摩確是矯陳如的後嗣，治國約於公元五世紀中葉或稍後 ⑱)。

依南齊書卷五八扶南傳記載：「末末，扶南王姓憍陳如者，名闍耶跋摩 (Jayavarman)，遣商貨至廣州；天竺道人那伽仙 (Nāgaseṇa) 附載欲歸國，遭風至林邑，掠其財物皆盡；那伽仙問道得達扶南。」其後，闍耶跋摩王於永明二年 (484) 遣天竺道人釋那伽仙向中國上表。文說：

「……臣前遣使齎雜物行廣州貿易，天竺道人釋那伽仙於廣州，因附臣船，欲來扶南。海中風漂到林邑，國王奪臣貨物，並那伽仙私財。具陳其從中國來此，仰序陛下聖德仁治，詳議風化，佛法興顯，衆僧殷集，法事日盛……是以臣今遣此道人釋那伽仙爲使上表，問訊奉貢。」又說：「……謹附那伽仙并其伴口具啓聞，伏愿愍所啓。并獻金縷龍王坐像一軀，白檀像一軀，牙塔二軀……」

那伽仙到了建康 (今南京)，南齊書扶南傳說：「那伽仙詣京師，言其國俗事摩醯首羅 (Matsvāra 自在) 天神，神常降於摩訶山，山氣恆暖，草木不落其上。」梁書卷五四扶南傳亦說：「俗事天神，天神以銅爲像，二面者四手，四面者八手，手各有所持，或小兒，或鳥獸，或日月。」

由以上引文，可知當時扶南信奉印度傳去的婆羅門教，崇拜自在天神；梁書所說，即是摩醯首羅天神及其侍者之像。婆羅門教被定爲國教。但我們也應注意，當時扶南業已奉行佛教，因表文爲一位出家人所齎呈，文中多言佛法之意，並且又獻貢佛坐像一軀，白檀佛像一軀，佛教牙塔二軀，這都可證明那時扶南有佛教的存在。

再從其他文獻記載，也可證明當時扶南有信仰佛教，但不及婆羅門教的盛行。法苑珠林卷十四說：「齊建元 (479—482) 中番禺毘耶離寺有扶南國石像」 (大正五三·三八八中)。

闍耶跋摩在位時 (484—514)，有扶南國兩位僧人至中國譯經，依續高僧傳卷一所記：

「僧伽婆羅 (Saṅghapāla) 梁僧養，亦云僧鑠 (Saṅghavarman) 扶南國人也。幼而穎悟，早附法律，學年出家，偏業阿毘曇論。聲榮之盛有譽海南。具足已後，廣習律藏。勇意觀方，樂崇開化，聞齊國弘法，隨舶至都，住正觀寺……天監五年 (504)，被勅徵召於楊都壽光殿華林園正觀寺，占雲館、扶南館等五處傳譯，訖十七年。都合一十一部，三十八卷，即阿育王經，解脫道論等是也……普通五年 (524) 因疾卒於正觀，春秋六十有五。」 (大正五〇·四二六上)

僧伽婆羅傳中又附記：

「梁初又有扶南沙門曼陀羅 (Mandira, 亦作曼陀羅仙 Mandrasena) 者，梁言弘弱。(503年)大齋梵本遠來貢獻，勅與婆羅共譯寶雲、法界體性、文殊般若經三部，合一十一卷。雖事傳譯，未善梁言，故所出經文多隱質。」(大正五〇·四二六上)上舉三部經，只是扶南所獻梵本一部份的翻譯。還有僧伽婆羅譯出的，依「歷代三寶紀」卷十一所說：「其本並是曼陀羅從扶南國齋來獻上」(大正四九·九八下)，有如下經論：

阿育王經十卷

孔雀王陀羅尼經二卷

文殊師利問經二卷

度一切諸佛境界智嚴經一卷

菩薩藏經一卷

文殊師利所說般若波羅密經一卷

舍利弗陀羅尼經一卷

吉祥經一卷

十法經一卷

解脫道論十三卷

阿育王傳五卷 (大正四九·九八中)

僧伽婆羅及曼陀羅二人，都是扶南國僧伽，在闍耶跋摩王時來中國譯經，並由扶南國持來多種梵文佛典獻上，這些事實，都可證明當時扶南同時盛行信仰佛教。再從僧伽婆羅與曼陀羅所譯出的經典看，是梵文系大乘經論佔最多；只有一部「解脫道論」(Vimutti-magga) 是屬巴利語佛教系統，解脫道論為公元一世紀頃優波底沙 (Upatissa) 造，為巴利語佛教傳燈祖之一人，有十二品，論述解脫的要道；亦為佛音「清淨道論」(Visuddhi-magga) 的先驅。由所譯經典的內容推知，當時扶南信奉的佛教，是印度傳入的大乘佛教佔優勢；如文殊般若、文殊問經、度一切諸佛境界智嚴經等，是含有般若中觀的思想<sup>⑲</sup>。

依梁書卷五四扶南傳記載，闍耶跋摩死於公元五一四年，庶子留陀跋摩 (Rudravarman) 殺嫡弟自立。公元五一九年，留陀跋摩王遣使向中國獻天竺旃檀佛瑞像等。五三九年王最後的使者來中國，說扶南有佛髮，長一丈二尺。梁武帝詔遣釋雲寶<sup>⑳</sup>隨扶南使者歸國，往迎佛髮。

三藏真諦法師，此後亦由扶南迎來中國，或於此事有關。續高僧傳卷一拘那羅陀傳：「拘那羅陀 (Gunarata)，陳言親依，或

云波羅末陀 (Paramārtha)，譯云真諦……本西天竺優禪尼國人……大同中 (535—545) 勅直使張汜等，送扶南獻使返國，仍請名德三藏大乘諸論雜華經等。真諦遠聞行化儀規聖賢，搜選名匠惠益民品。彼國乃屈真諦，並齋經論……以大同十二年 (546) 八月<sup>㉑</sup>十五日，達於南海。沿途所經，乃停兩載。以太清二年 (548) 閏八月始屆京邑。」(大正五〇·四二九下) 伯希和、馮承鈞等，都認為雲寶或隨張汜同行<sup>㉒</sup>。佛髮與真諦所齋來的經論同抵達南海郡。

歷代三寶紀卷十一及續高僧傳卷一，都記錄真諦帶來中國的經論，如全部翻譯的話，共二萬餘卷，「多是震旦先所未傳」(大正四九·九九上)。真諦所譯，六十四部，合二百七十八卷，為其中部分。可證知當時扶南為東南亞強大的文化國家，佛教亦流行，存有自印度傳來豐富的梵文佛典。

續高僧傳卷一真諦傳，附記有扶南國僧須菩提 (Sudhiti)，於楊州至敬寺，為陳主 (557—581) 譯大乘寶雲經八卷。這與梁時曼陀羅所譯的七卷，兩者少有差異，而大體一致<sup>㉓</sup>。

真諦三藏停滯扶南的期間，為留陀跋摩王在位，此王對佛教甚為護法。而且依扶南自身的資料已獲證實，即在南圻巴蒂 (Batj) 的塔普羅 (Tá Prohm) 寺境內，有一梵語碑文，殘留十一偈，而第七偈以下解讀困難。幸第三偈和第五偈中，知當時立此碑文的國王即留陀跋摩，其父王即闍耶跋摩，這正與中國的正史記載一致。其中第六偈表示留陀跋摩王歸依佛法僧三寶為優婆塞，證知王乃一虔誠的佛教徒，第四偈記王「非為實現王權的義務，而為此世界的人實現為善的意向」，及「正法的虔誠信奉者」。這塊碑文，似為紀念寺院的興建者。再從該碑後面二首讚佛偈的內容看，學者們雖無法決定為大乘或小乘，但可斷定富有大乘的積極性<sup>㉔</sup>。

從以上所引各種資料，扶南國初興於公元一世紀頃，至公元五六世紀，國勢而達於鼎盛，前後五百年間，為東南亞一強大的王國，也是最先和最重要的一個印度化國家。在宗教方面，先是信奉婆羅門教；後來佛法亦同樣盛行，而且當時扶南為佛教東被

之一大站。

中國史籍中，自留陁跋摩以後，不再記扶南王名，約在公元五四〇年以後，國都爲真臘所攻陷，淪爲屬國，扶南至此式微，其王系仍延存若干年，因爲在七世紀初，還遣使至中國朝貢；至六二七年，才完全爲真臘兼併<sup>⑳</sup>。

### 註解

註：①三國誌卷六〇，即吳志卷一五呂岱傳。

②梁書卷五四海南諸國傳總叙。考朱應鑠有「扶南異物志」，早佚。康泰有「吳時外國傳」、「吳時外國志」、「扶南土俗」、「扶南傳」、「（康泰）扶南記」，以上恐是同一書籍，而稱呼不同，亦早佚；然「隋書經籍記」及「唐書藝文志」，曾引用以上諸書之句。康泰爲康居人（見北平圖書館刊第四卷第六號，向達撰「漢唐間西域及南海諸國古地理書」叙錄）。

③伯希和 (Paul Pelliot) 作「扶南考」(Le Fou-Nan) 發表於遠東博物院之校刊，馮承鈞譯，收在史地叢考續編。附錄一，認爲遣使推爲公元245—250之間，今有人考證其誤。

④同上書，一九頁。

⑤艾莫涅 Aymonier 認爲「扶南」之名，純爲華語，取扶南之義。但有人考左三思三都賦稱「夫南」；義淨「南海寄歸內法傳」卷一有「西南一月至跋南國，舊云扶南」，路證扶南一名，是由柬埔寨語 Phnom 之音譯。

⑥許雲樵著「南洋史」一〇頁。杉本直治郎著「東南亞細亞研究」四〇〇—一頁。Brian Harrison: South-East Asia, P. 21-22.

⑦柳葉之名似爲意譯，但柬埔寨，並無柳樹。伯希和疑爲「椰葉」之誤，扶南古時或如占婆有一「椰樹部落」（見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一七四頁）。

⑧晉書記混潰；南齊書、梁書、南史記混填：北宋太平御覽等引康泰扶南土俗，則用混慎，伯希和比定，認爲混填與 kaūhinya 對音是較正確的（見杉本直治郎著東南亞細亞研究 343—4頁）。

⑨屈都昆，畧作屈都、都昆，即漢書地理志之都元，在今馬來半島。九稚應爲九離之訛，或位於馬來半島西岸。典孫，亦作頓孫，史勒格 (Schlegel) 嘗考爲下緬甸的 Tenassarim。

⑩金隣（同鄰），亦作金麟或金陳，考即金地 (Svarṇabhūmi)，位置未確定，或爲下緬甸的打端，或爲泰國的佛統。

⑪「扶南考」見上註③。

⑫扶南國的位置，杉本直治郎著「東南亞細亞史研究」368—9頁，根據以前學者比定，有多種不同主張。又見許雲樵著「南洋史」73—74頁。

⑬關於印度人對東南亞的認識，在羅摩衍那 (Rāmāyāna，約完成於公元前二世紀，而其中最古部份成於公元前六世紀) 史詩中，即記有東南亞的地名「金銀島」(yavadvipa)，據學者考爲爪哇及蘇門答臘，另一地名爲「金地」(Svarṇadvipa)。

⑭「投拘利口」，列維 (Levy) 考爲巴利語彌蘭王問經 (Milinda-pāhā) 中的投拘利 (Takola)，但亦有考「投」作動詞用「拘利」爲地名，因水經志卷一引扶南土俗本作「拘利」。

⑮伯希和「扶南考」馮承鈞譯，收在「史地叢考續編」四二頁，又「南洋史」七六頁。

⑯靜谷正雄作「扶南佛教考」一五頁。

⑰「南洋史」九二頁及二一六頁。

⑱ D.G.E. Hall: A History of South-East Asia, P.27. 及「扶南佛教考」一五頁。

⑲沈約撰「宋書」卷九七扶南條。

⑳姚梅、許鈺編譯：「古代南洋史地叢考」一三九頁。

㉑詳見「扶南佛教考」一九—二三頁。

㉒伯希和「扶南考」四三頁，考南史卷七八，轉錄梁書之文，雲寶作曇寶，則其梵文似非 Megharatna (曇寶)，應爲 Dharmaratna (曇寶)，伯希和認曇寶爲是。

㉓馮承鈞著，「中國南洋交通史」三六頁註二二：「大同十二年四月改元中大同，則大同十二年無八月，年月必有一誤。」

㉔「扶南考」四三頁。及「中國南洋交通史」三六頁註一一。

㉕「續高僧傳」卷一附於拘那羅陀傳，大正五〇・四三一上。

㉖「扶南佛教考」二七—二八頁，及「古代南洋史地叢考」一三九頁

㉗崔貴強編著「東南亞史」二九頁，及五八—五九頁。又「扶南考」三四—三五頁。